





外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八

古賦

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  
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鳥鳶雞雛之  
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  
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  
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  
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



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賦一作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惟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山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冊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

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畜千毛

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珎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鍾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羴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



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  
泄和漓淳雜偽衣羔滌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  
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  
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盪性豈毛  
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  
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  
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柰何  
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况欲施乎

其他慎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  
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是坐思

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柰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

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踈

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湏臾尺蠖憐予

兮為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

况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

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

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

一作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



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  
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  
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  
蹇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  
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滄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  
而一作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  
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晚蘭衰夢池草  
密慘群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迴出可以嗅清香

以析醒可以玩芳華而自逸况其晚浦烟霞水亭風  
日投文竿而餌垂沫萍莖而波溢絲紫藕以全折杯  
卷荷以半側墜紫葍以歛紅芳而向夕可憐影  
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  
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  
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一作骨爾  
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  
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  
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杳  
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



而待楫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  
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  
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撓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  
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  
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隣池上金花不染塵空  
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蠕賦并序

詩曰螟蠕有子螺贏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  
又稱焉嗟夫螟蠕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  
類繼之為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為人父母生

之養育劬勞非為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早隸嗚呼所謂螟  
蠕之不若也作螟蠕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蠕與夫螺贏異類殊形負以為子  
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  
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歿母死  
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咏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



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群以聚穴  
不已兮又如咀皇木病兮窾將深皇心惻兮傷爾竭  
彼鴛鳥兮善啄吾利汝喙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  
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  
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蟲日  
滋兮鴛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託  
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  
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  
兮給之孔易野爵爵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  
裳金不鞞治兮噐不刃鉞木至老朽兮不見蓄殃聖

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  
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為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  
而與僂丹髹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鈎曲闕兮華照  
欄梯高構嶮兮自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襟而寒材者  
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  
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為  
是既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  
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琢匠手  
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  
馳且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  
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  
兮何之况疑在兮杳難追鬢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  
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  
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 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 臣歐陽脩

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  
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  
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求惟古  
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  
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  
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  
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之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  
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  
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



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馱王旅于闕庭納于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櫛以拾則有廟桃

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

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

一作歌詩之詠

流于樂府象

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



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  
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况是  
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  
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  
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  
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  
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  
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  
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澹淪道源匯流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  
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  
迺以荆灼迺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  
陶洛之土瓦不病甌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須後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  
黼惟檐檐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鈞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疑疑有以正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  
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  
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 并序

叙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  
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



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為  
 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  
 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  
 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  
 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  
 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  
 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  
 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  
 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

宋歛峽合疊溜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  
 穎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  
 而一韻柳壽茂竇宥湊憲交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  
 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  
 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闋句絳  
 獎黨宕句開菜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冀利句濟

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庶潭儋南句嵐  
 鹽甘崑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潞敘古句魏惠桂  
 貴句遂貝瑞雋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  
 鄂毫薄洛句莫琢朔廓拓句眉黎齊池斬句施伊西



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右邛通龍洪

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

檀驪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廊扶

儒禺句右皆秦邠麟汾句均陳温春句筠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

洋昌灤長句右皆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洛

句涇寧昇榮橫滕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聯章斷

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

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媯龔恭汴辨涼梁祁岐鄩單宿

蕭磁慈維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或音

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

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

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

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

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龍當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外集卷第八



荷花賦此土

疑是北土

而脉脉而朝朝

一無此二而字

啄木辭五財

一作五材

哭女師兩毛

疑毛字

會聖宮頌于茲

一作於茲

外集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論時論三首附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



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



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吏西夷敢有崛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  
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  
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  
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  
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  
間則天下公私之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  
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  
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  
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  
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  
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  
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  
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  
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  
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  
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  
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



名各藏蓄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園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



又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  
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据萬乘之尊名  
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  
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  
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  
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  
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  
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  
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  
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  
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  
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  
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  
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  
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  
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屑得致之位當可致之  
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宋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



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剩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蚩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



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記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

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



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  
息而正統明矣

###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  
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  
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斷正統矣堯舜三代天下雖不

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

統可矣東周魏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

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

矣如隋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

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有功者強有德

者王威一作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時幸而

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

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

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

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

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

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

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

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



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

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



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宋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 秦論

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



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  
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  
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  
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  
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  
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  
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  
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  
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  
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  
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  
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  
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  
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  
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  
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  
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讐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漸德伯夷叔齊至耻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

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魏者晉也晉當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



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乎一有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以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乎一作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

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况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子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



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

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為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



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為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耻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



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兆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與昇景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况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



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柰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也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入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周陳五代或以魏為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聖人始成或者又以義或不義皆不能并天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歛移一作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

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歛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



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一作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弁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

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入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柰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



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

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蕪井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已力者用已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杜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貴一作賈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責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



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

四字無夏

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乏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

其大端又有竒袤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

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

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

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與貴者化麤糲

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

子而一作為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

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

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

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

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



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

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

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足一歲

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

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

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

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

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

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

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則有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獯戍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侍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

持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杭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疑畎水衝民田祗百戶妨



閔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  
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  
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  
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  
配此地裨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做做矣又豈成功之  
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  
間水陸並做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  
民力以供軍實哉

###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

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  
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  
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之  
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据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  
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



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絕古虎一作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

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

生矣非北一作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

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

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

策也今廣信之西有絕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

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

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

水瀰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

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

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犴乃長驅南下我師既

出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

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糶

刀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

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

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

兵伺吾人之顛顛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

獩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

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續添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不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歛也歛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

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



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歛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

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



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  
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  
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  
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  
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  
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  
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  
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  
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  
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

將曠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  
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他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

學記曾鞏文也

編本亦誤收

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

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  
刪去惟京本英辭類藁似少偽妄而代曾參答第  
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  
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外集卷第九



本論以教道道一而於一作立法以制之一作財今四

海三字上一敢驕一作驕

原正統論正統之論一作正統其不其字無其詩下

同於列國一作周之大師亦仲尼以為匡以加正月

四十五字一作仲尼以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

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始去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

在內借魯史以託文又因隱公失正之魯隱此下一

君遂起元而明法故書王以加正月

左驗一作唐授之隋授一作至其有於字

明正統論其上一作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

可矣一作相兼將安與乎此下注文一有東可

謂之正統乎此下注文一有魏墓位一作正統萬世

大公之器也正統字下得之者少也一字無正統之說

四字之上一有者字得之者少所以其為名甚尊復

而重也至乎不得已則推其迹而進之二十八字復

正一作秦論其德一作其夫始皇匡廢秦也二十八字一作

正統者多矣其用德之薄厚施政之寬猛雖有不同

而其大體往往不能改秦也故自天子百官之稱號

下至郡縣阡陌之制皆因秦舊而用之然則秦之改

作若以德而附之何害於正統也夫始皇之不德不

過如桀紂耳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



後魏論迭強於諸侯此下一有有所不取也此下一有

萬物也人以聰明而為貴人之分四夷也中國以有禮義而為貴故以其貴者治賤者為順以賤者干貴者為逆聖人之推與善之誠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夫進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干帝王之統其可乎

十八符堅此下脫當

梁論胡謂而從之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

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

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為定本今並存

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贍無節贍一作調今坐華屋今字下脫請試言之一作

請試言兵高化軍疑惟耗惟一作雖有支移之賦賦一作有

塞垣斥埃斥一作候牙帳一作可我師禦扞此句疑藉城

險城一作賊







